

# 印以关系走势分析

郭培清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印度与以色列两国因军事和安全方面的相互需求，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印以关系符合美国的南亚战略安排，对俄罗斯的南亚战略，以及巴基斯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作为复杂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单元，印以两国合作的前途并不乐观，美国的南亚战略、印美合作本身，以及伊印关系、印度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印度国内政治等因素都构成了印度与以色列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障碍。

**关键词** 印度 以色列 关系 因素 走势

**作者简介** 郭培清，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青岛 266071）。

1992年，印度和以色列经过42年的隔膜后正式建交。令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建交后两国迅速进入“蜜月”期，在军事、安全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时至今日，印以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评价都很高。印度认为以色列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以色列是印度的“天然盟友”，是个“在冲突时刻可以充分信赖的朋友”。以色列视印度为忠诚的“战略”伙伴，是居美国之后对以色列最友好的国家。因此，人们也许会问：印以两国的“蜜月”关系能持续到何时？

## 印以关系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一）印以关系正常化及其快速发展，动力之一是它们的相互内在需求

就以色列而言，获得具有世界影响的印度的承认，对于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加强对阿拉伯国家斗争的优势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印以两国在建国理念上的明显差别，以及印度在宗教问题、克什米尔归属，以及石油和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独立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巴勒斯坦。1947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印度明显偏向阿拉伯人，反对分割巴勒斯坦，也不支持联合国接纳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印度迟迟不予承认；但印度却是最早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此后的历次阿以战争中，印度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因此赢得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赞誉。印度与埃及、叙利亚、阿曼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如果同印度结为友好，可以通过印度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影响。

从经济角度讲，印以军事合作对于以色列的军火工业大有裨益。由于处于充满敌意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以色列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尚武”的国家风气，因此其军火制造业尤其发达，且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军工生产体系，军事科技发达，许多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五大武器出口国之一，武器出口占以色列全部工业出口的25%。<sup>1</sup> 冷战结束后，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和策略僵化，阿

<sup>1</sup> 唐志超：《印度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8页。

拉伯世界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已渐居下风,巴解组织放弃了坚持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的方针,趋向以谈判为主,在马德里和会召开和签署《奥斯陆协议》之后,中东和平进程较之冷战时期大为改观。以色列军工企业面临国内订货急剧减少的局面。与此相反,印度将发展军事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印度军事扩展的心态同其落后的科技实力形成明显的反差,武器外购即成为首选,以色列发达的军事工业被印度看中,双方一拍即合。目前,以色列已成为继俄罗斯之后印度军火市场的第二大供应国。在外贸方面,目前以色列不仅是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主要投资国。十几年来,双边贸易额已从最初的数百万美元增至2000年的20亿美元。在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地域狭小,缺乏战略空间,一次核袭击甚至可以毁灭全国,因此以色列把伊斯兰国家获得核力量视为对自身的最大威胁。1981年6月7日,当伊拉克距研制出真正的核武器只剩下几周时,以色列空军便对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实施了代号为“巴比伦行动”的远程空中打击行动,并将之彻底摧毁。

印以建交,是印度大国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印度素有大国之志,建国之初,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提出印度要做一个在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只不过这一“宏伟理想”在冷战时期因两极格局的压制而隐伏。冷战终结,迎来了印度的大国心态复苏。然而印度的大国心态同它落后经济科技之间的差距形成的国家身份认知焦虑,加上遭受200多年殖民侵略而形成的受害者意识,导致了印度浓厚的“强大”欲,过分看重他国对印度“大国”形象的认可。黠武道路是冲击国际社会心理的“捷径”,印俄之间庞大的军事贸易就是例证。以色列在军工制造、情报收集方面的特长早已被印度称羨。因此,对军事安全利益的关注是印以合作的首要动机。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大幅调整印度传统的外交理念,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混合的道义外交转为实用主义外交,“从昔日尼赫鲁倡导和奉行并由其后历届政府继承的理想主义和有原则的政策转变到今天务实的实力政策”<sup>1</sup>。

人民党确立的这一政策反映了印度政界上层的普遍心态,所以重新上台的国大党也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发展印以军事安全合作可以为印度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持,印以合作是印度实现其大国战略的重要依托之一。印度自独立以来,长期依赖苏联(今为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俄制武器虽然价格便宜,但与以制武器相比,存在着设计、制造不够精致,电子化、信息化水平较低,技术后续发展实力不足等缺陷;加上俄罗斯“独特”的保密思维,使得印度在俄军售问题上啧有怨言。印度外交的“独立自主”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追求武器来源多样化,以打破单一的军事技术合作格局。以色列在导弹、雷达、通讯等诸多领域有技术优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尚未完全解除对印度军事技术出口限制的情况下,印度通过与以色列合作可获得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

事实上,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也是印以合作的重中之重。以色列向印度出售了大量先进武器、反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以印军事合作几乎遍及军事领域各个部门,诸如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开发研制武器等,甚至包括核武器。据传,1998年印度进行的5次核试验中,其中2次是替以色列进行的,以色列在印度核武器的研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引发了外界的种种猜测。以色列卖给印度的尖端武器装备中,最著名的是美以联合研制的“箭-2”导弹防御系统和费尔康预警机、无人驾驶飞机。2003年9月,以色列总理沙龙率庞大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双方达成了包括上述尖端武器在内的至少40亿美元的合同。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军火的产能至少一半输往印度。<sup>④</sup>

## (二) 印度和以色列在反恐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与潜力

长期以来,印度将巴基斯坦作为越境恐怖主义的重要来源地,希望以色列向印度提供有关巴基斯坦等国军事装备与核武器发展,以及恐怖主义动向的情报。以色列向印度出售反情报和安全设备、进行人员训练,支援印度打击克什米尔地区的叛乱活动,尤其是帮助印度对付那些渗透越境的游击队

<sup>1</sup> 孙培钧、华碧云主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279页。

<sup>④</sup> Jayati Ghosh, "The Dubious New Alliance", *Frontline* V. 20, Issue 12, June 7 - 20, 2003. <http://www.flonnet.com/fl2012/stories/20030620005411900.htm>.

员。以色列还向印度派出专家队伍，帮助印度提高其边境的情报收集能力。2000年两国建立了一个联合反恐委员会，并使反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实现了制度化。

印度与以色列积极开展国际协调，推动战略合作机制化。双方建立了多个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联合委员会，定期就政治、外交、战略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磋商和对话。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互相支持。以色列对印度核试验表达了赞成态度，表示“衷心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佩雷斯甚至支持北约接纳印度。而印度在安理会有关“中东无核区”表决中以缺席的方式支持以色列。在2001年德班召开的反种族歧视国际大会上，印度首次没有支持不结盟运动有关谴责以色列的提议。

## 印以合作与其外围国际关系

时至今日，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已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复杂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单元，印以关系也不例外。综合考察印以关系，我们认为，印以双边合作从成行到快速发展，实质上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安排使然。

（一）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大国战略同美国的亚洲战略产生“契合”，印美关系迅速进入“佳境”

扶持印度、抑制中国，是美国远东的战略安排之一。印度的大国化战略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不约而同”（大国地位本身即是一种排斥性资源），再加上存在的中印边界问题，使得印度恰巧适合充当美国的亚洲“战略伙伴”；同时，以印两国军事合作还有挤压美国在南亚的传统竞争对手俄罗斯外交空间的深远用意。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成为继俄罗斯之后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装备供应国。在印以战略合作关系的背后有很深的美国背景。美以特殊关系，以及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上密不可分，不经美国允许，以色列不会向印度出售尖端武器和技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曾向《印度斯坦时报》记者透露，印以军事合作要受以色列对美国所负义务的约束。<sup>1</sup>实际上，印以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印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支持印以发展战略关系也同美国对中东安全战略目标之一——保卫以色列的安全相符，这既可以大大改善以色列的外部环境，又可以减轻美国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压力；美、印、以三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保障海湾地区稳定和能源安全供应、印度洋安全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印以两国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进行的反恐合作更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由以色列代表美国出面武装印度，可使美国在与南亚地区外交中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美国政界许多人认为，印以合作远远超出了南亚和中东的地区意义。<sup>④</sup>

（二）印以军事合作对俄罗斯的影响显现无疑

印度大量采购以色列先进的武器装备，借此加强了边境地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印度借重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加大了海军对东南亚的渗透。印度的海军力量不容忽视，就其总军力而言，已居世界第七位，是亚洲两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从而成为印度洋地区最强大的海军。拥有这样一支连超级大国都不能忽视的海上力量，对我国的海上安全形成挑战。

早有媒体披露，印度正在制订计划，要在2008年以前让以色列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和防务装备供应国。这一消息如果属实，则标志着印度的防务政策和对外军事合作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将造成深远影响。<sup>④</sup>印度官方对以色列的军事代表团总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这种独一无二的待遇反映了印度对发展印以军事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印以军事合作已影响到印俄合作。2003~2005年，印度与英、法、以等国签署了多个大型军事合作项目，而俄罗斯与印度的军事采购

<sup>1</sup> 参见唐志超：前引文，第10页。

<sup>④</sup> See Rajan Menon & Swati Pandey, *An Axis of Democracy: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Israeli-Indian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5.

<sup>④</sup> 参见周效政：《以色列全面武装印度》，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8月1日。

合同却呈现停滞趋势,合作项目进展迟缓。印度开始有意淡化对俄制装备的依赖。例如,从俄罗斯购买的尖端 A-50 预警机,机上的电子设备是由以色列提供的。俄罗斯对于印度的有关行为颇有怨言,常常以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来威胁印度。但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俄罗斯不得不提高与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层次,提升对印度武器出口的级别,一次次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武器价格常常成为两国谈判的要点。这无形中提高了俄罗斯同印度合作的成本。

### (三) 印以军事合作的直接“受害者”当属巴基斯坦

印以合作使南亚地区本已脆弱的军事平衡进一步向印度倾斜,助长了该地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为了自保,巴基斯坦也竭力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渲染印以特殊关系,并指责印度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相勾结,威胁和削弱伊斯兰世界。巴基斯坦媒体也经常出现所谓的印度教-犹太教联盟,以及印以阴谋等言辞。巴基斯坦认为,印以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进行的任何合作都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基斯坦也担心印度向以色列提供巴基斯坦核基地的情报,对巴基斯坦导弹基地与核基地发动攻击。众所周知,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对以色列实行强硬政策,拒绝与以色列有官方往来。但以色列近年来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对此巴基斯坦不能无动于衷。与以色列建立联系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首选方案。对于以色列来说,通过与印度发展关系,以推动巴基斯坦早日承认以色列,也是题中之义。以色列副总理拉皮德在接受印度《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由于以色列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才促使巴基斯坦产生这样的想法,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印度”<sup>1</sup>。

### (四) 印以军事合作引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极大关注

阿拉伯国家对印以特殊关系,尤其是核武器和军事合作非常敏感与担忧。印以有关共同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言论遭到了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世界的强烈抗议。2004年阿盟专门就印以合作发表报告,对印度进行多方施压。

## 印以合作关系的“前途”

受诸多因素牵制的印度与以色列关系,其未来走向如何呢?

前已提及,美国是印以合作关系的“幕后之手”。出于当前反恐、防核扩散,以及维护美国在南亚、中亚利益的需要,美国对印以军事与安全合作不会完全放开。尤其是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的“前线国家”地位也是美国不可能忽视的,完全抛弃巴基斯坦并不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南亚战略天平完全倾向印度。目前,美国对南亚的方针是“印巴并重”。假以色列之手扶植印度的南亚战略的最终目标,并非是将印度培养成一个可以挑战美国对亚洲主导权的大国,因此,扶植到何种程度还难以预料。况且,美国的战略设计是否会得到印度的附和还难以认定。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印度的许多政治精英将“独立外交”思想尊为印度外交的基石,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印度根深蒂固,如拉吉夫·甘地所言,“我们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要结束所有的外来干涉,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家变成别国发号施令、谋取利益的场所”<sup>④</sup>。美国的南亚战略意图是“拉印制华排俄”,鼓励印以合作服务于这一目标。但如果断言印度会充当美国这一战略布局的“棋子”,显然低估了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智慧。印度需要的是左右逢源,绝不会“孤注一掷”。眼下的印美合作只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至于哪方从合作中获利更多,就要看两国战略精英的智慧了,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有一点无需证明:印以合作方向的主动权更多地把握在美国一方。

<sup>1</sup> 熊昌义:《以色列与印度牵手:抽象的战略轴心》,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9月15日,第37期,第62页。

<sup>④</sup> 符勇:《印度外交战略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及其外交运作的特点》,载《南亚研究季刊》,1996年第4期,第31页。

从另一角度看,随着印美关系的改善步伐加快,印美关系本身就可能对印以合作构成威胁。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有潜力的军火市场,不但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军火商们看得清楚,美国军火商同样也知道有利可图。一旦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于印度军工产品出口的限制解禁,后果将会如何?比较美国和以色列的武器孰优孰劣这一简单事实可以推测:一旦美国军火进入印度,在印度人眼中以色列作为一个武器供应者的地位将会下降,或者说至少以色列武器的魅力将会大减。<sup>1</sup>

另外,伊朗问题同样让印以关系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建国之初,印度试图通过加强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为突破口,削弱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压缩巴基斯坦的战略生存空间,与伊朗建立了友好关系。近年来,印伊两国在多领域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2001年4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期间,印伊发表《德黑兰声明》,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伊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朗是美国宣布的“邪恶轴心国”之一,印度此举让美国十分不快。<sup>④</sup>2003年印度与伊朗进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在诸多领域中,能源合作是印伊合作的核心内容。作为世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印度对能源的需求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目前,印度经济年增长率已达6%,日消耗原油达220万桶,其中70%靠进口。预计到201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因此,满足能源需求成为关乎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印度必须确保海外能源的稳定供应。伊朗是印度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两国能源合作已有时日。尽管从1979年起美伊关系恶化,但为了谋取石油利益,印度还是顶住了压力,在多个层面同伊朗展开了合作。2005年1月,印度政府宣布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400亿美元、为期25年的液化天然气协议,伊朗同意印度投资开发伊境内已探明和正在勘探的天然气田,印度则答应向伊朗提供能源生产与使用的多项技术。同时双方达成建设横贯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石油管道协议。2005年2月9日,印度政府授权石油部就该管道项目进行谈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更反对印度与伊朗的合作关系。<sup>④</sup>自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与以色列“势不两立”,内贾德政府上台后两国冲突愈演愈烈。2005年10月内贾德提出:“应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此言一出举世震惊。12月内贾德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西方世界虚构出来的一说,更让以色列愤怒至极。这期间,最让以美两国忧心忡忡的是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对外宣称核计划属于民用能源性质,但美以认为伊朗的目的是核武器,因此坚决反对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问题是印度并不打算与美以一同惩罚伊朗。印度外交很有“独立自主”的特色,国家利益是它判断事非的唯一标准。它是否会屈从于美国压力和接受来自以色列的“忠告”尚在变化之中。对印度而言,在伊朗和美以两边周旋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即便能够体面退出,由于印度已经承诺铺设伊朗和印度之间的石油管道,辛格政府的国内政治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大受损。随着伊朗核危机的加深,印以关系会经受何种考验呢?

能源外交在钳制印以关系的另一道紧箍咒——印度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伊朗外,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也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也是印度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中东地区是印度能源外交的重点。另外,目前大约360万印度人在中东国家(主要在海湾地区)从事各种劳务工作,每年寄回国内的外汇达40亿美元。这对印度政府解决严重的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平衡国际收支大有裨益。这些现实利益,使印度在发展同以色列的关系时不得不谨慎、低调。印度既担心因此给传统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发出一个错误信号,也害怕夙敌巴基斯坦会不遗余力地用此来误导印度的阿拉伯朋友。20世纪90年代,印伊两国对军事合作讳莫如深,就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缘故。<sup>④</sup>阿拉伯

<sup>1</sup> See Peter Slevin, U. S. to Send India Nuclear Space Technolog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2004, <http://www.cleam.com/text/ml.asp?7540>

<sup>④</sup> See C. Christine Fair et 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a and Iran,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 120, April 2004.

<sup>④</sup> See Tel Aviv Worried About New Delhi Ties with Iran,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1, 2003.

<sup>④</sup> See New Delhi, *The Economic Times*, May 5, 1994.

世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倾向也是印度不能小觑的。所以，印以友好并不意味印度与阿拉伯世界疏远，也不意味它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不置可否。印度必须在印以特殊关系和印度与阿拉伯国家传统关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因此，印度在巴以关系问题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完全反对以色列的声调，但仍然在政治、道义、物质和技术等方面支持巴勒斯坦人。<sup>1</sup> 在印以正式建交前，印度特别邀请阿拉法特访问印度，向他进行通报。其后，每逢印以有重大事件时，印度会主动向其阿拉伯朋友吹风。印度多次呼吁巴以双方走和平道路，反对以暴制暴。

印度国内政治也对印以关系的亲密程度形成牵制。印度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国，有一亿多人。穆斯林在印度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他们同情并支持巴勒斯坦人。为争取穆斯林选票及维护国家安定，无论是人民党，还是印度国大党，在对中东政策上必须考虑本国穆斯林的情感与需求。内阁政权交替对印以关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04年国大党组成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表示将再次调整中东政策。<sup>④</sup>—上台便放风质疑“巴拉克”反舰导弹的购买资金问题，继而指责以色列武器系统存在缺陷。新国防部长暗示，将重新评估印以两国的国防交易。<sup>④</sup>但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印以关系有大规模重新调整的迹象。

综上，“威胁”印以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相对而言，印度国内政治的影响是有限的。从目前形势看，尽管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但由于印以彼此都有很强烈的合作需求，且这一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减弱。因此，近期内印以进行战略合作的大方向不仅不会改变，还会进一步深化和拓宽。双方彼此视对方为“天然盟友”和“在冲突时刻可以充分信赖的朋友”。因为印以战略关系牵涉到安全利益，所以印以对彼此间的合作都不愿大肆渲染，双方更倾向于悄悄发展实质性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印以合作中的“异化”因素也在成长，为印以关系的走向增添了变数。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贾丽华)

<sup>1</sup> 参见唐志超：前引文，第5~6页。

<sup>④</sup> 参见张力：《印度国大党联合政府外交抉择初探》，载《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第36页。

<sup>④</sup> See P. R. Kumarasamy *Are Indo-Israels Deals Doomed?* November/December 2004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 资料库 •

## 苏丹推行第三次货币改革

继1956年和1991年苏丹进行两次货币改革后，2007年1月10日，该国开始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货币改革。此次改革意义重大，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2005年签署的和平协定的要求，苏丹银行需要重新发行苏丹镑，新苏丹镑的设计需要体现国家的和平、团结，以及文化多样性，且防伪技术

更高。随着2007年1月10日苏丹镑的发行，流通了15年的第纳尔也将在同年7月底退出历史舞台。新币的发行成本为1.5亿美元，原计划由参与和平协议相关资助国提供，但由于各方没有履行承诺，此次货币改革的费用全部由苏丹政府承担。

(资料来源：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筱雪摘编)

## **Change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and Its Effect on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 1 of 2)**

*Wang Lincong*

pp. 21– 26

The extent of strong and weak of the systematic division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judge the situation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expressed such kinds of types: integra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combin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to one, separat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de facto dividing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democracy. The two former can re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But in some

countries like Iran, some limited democracy practices can also be allowed under these two kinds of political– religious relations. The phenomenon of de facto dividing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has mad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nduct democracy test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t doesn't mean that securitization can lead directly to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ecuri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didn't occur together. Generally, there is a stage of authoritarianism from securitization to democratization.

## **An Analysis of India– Israel Relation and Its Tendencies**

*Guo Peiqing*

pp. 45– 50

After the Cold War, India and Israel gradually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on for the common needs in military and security field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a and Israel is accord with United States' strategy in South Asia, which also has influence on Russia and Pakistan's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As one par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dia–

Israel bilateral relation still faces many issues such as United States' strategy in South Asia, India– U. S. relation, India– Iran relation, India– Arab relation, and India's internal political change etc. All kinds of factors may become obstacle in deepening India– Israel relation.

## **The Issue of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Course of Integration of African States: Dilemma and Solution**

*Luo Jianbo*

pp. 58– 63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backward of integration of African state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extending of national sovereigns has restricted the formation of integration. The reason for insisting on the prior of sovereign is that African states think the sovereign is prior to integration, and they wish that the strengthen of sovereign can help to finish modern nation– building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y also hope that the strengthen of sovereign could avoid the

losses of interests of themselves in the course of integration. Africa Union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decision– making, enhance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y, but still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for them. Africa Union shoul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ry to enhance the building of systems for integration, and make efforts to coordinat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among members.